

# 挺进癌症迷宫的郎中

春秋出版社



人物春秋丛书

# 挺进癌症迷宫的郎中

刘正刚 著

春秋出版社

1987年·北京

封面设计：张兴升

**挺进癌症迷宫的郎中**

刘正刚 著

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4.125印张 91千字

1987年9月北京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0100册

ISBN 7-069-0011-4/G.3

书号：7492·17 定价：1.00元

# 目 录

|                        |                       |
|------------------------|-----------------------|
| 殊途同归…………… ( 1 )        |                       |
| ——陈毅与其长兄陈修和的故事         |                       |
| 《武训画传》作者的遭遇…………… ( 9 ) |                       |
| 人<br>物<br>小<br>传       | 学友乡谊连理枝…………… ( 16 )   |
|                        | ——记周恩来的“三同挚友”丁佑曾先生    |
|                        | 涂通今的三步曲…………… ( 21 )   |
|                        | “亚伟式”奇异文字…………… ( 27 ) |
|                        | 为了登上三级台阶…………… ( 32 )  |
|                        | ——记优秀体操运动员李卫红         |
|                        | 口腔正畸教授的事业…………… ( 36 ) |
| 强<br>足<br>者<br>的<br>迹  | 沙伟和他的握笔器…………… ( 55 )  |
|                        | 他，就是他…………… ( 65 )     |
| 生<br>活<br>拾<br>零       | 业余育花人…………… ( 71 )     |
|                        | ——记培育世界月季之首“北京和平”的薛守纪 |
|                        | 两个国籍的家庭…………… ( 74 )   |
|                        | 一位老教授的婚事…………… ( 78 )  |
|                        | 挺进癌症迷官的郎中…………… ( 83 ) |

|                            |                                                                                                                             |
|----------------------------|-----------------------------------------------------------------------------------------------------------------------------|
| <b>故<br/>事<br/>荟<br/>萃</b> | 玩蛐蛐者小记..... (90)<br>艺术大师的“编外学生”..... (94)<br>独子残废后的故事..... (99)<br>笔端寄情..... (102)<br>冰上剑影..... (108)<br>水，在刀下奔涌..... (114) |
| <b>忘<br/>交<br/>年<br/>友</b> | 并非建筑搭桥人..... (117)<br>青年心中的红星..... (121)                                                                                    |
| <b>轶<br/>趣<br/>事<br/>闻</b> | 猫妈妈的启示(35)      李苦禅的文武功夫(31)<br>中国的“皮尔·卡丹”(70)      春兰秋菊(125)                                                               |

# 殊途同归

——陈毅与其长兄陈修和的故事



陈修和老人近影

楔 子

1986年中秋。北京城里，天高气爽，风和日丽。在中南海毗邻的一座幽静的小院里，陈修和老人坐在写字台前，出神地凝望着玻璃板下一张发黄的照片。回忆，象中南海湖面

上那微风吹动的涟漪，逐渐散开，散开，一直散向那早已远去的年代……

—

57年前的一个冬天。腥风血雨后的上海，满目悲惨凄凉。1927年，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之后，疯狂的“四一二”大屠杀，使革命遭到了巨大损失。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两年后依旧到处是悬赏缉拿共产党要人周恩来、陈毅等人的告示。中国最大的城市，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

心事浩茫的陈修和，目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非常愤慨。他在茫茫无所措中，想起了小弟陈毅。辛亥革命后不久，他们兄弟分别考入成都高等工业学校和成都甲种工业学校，结束了朝夕相处的生活。后来，陈毅和另一个哥哥陈孟熙考入留法预备学校，由四川省公费派往法国勤工俭学。陈修和因旅费不足，未能实现自费去法国的愿望，留在上海。1921年，陈毅和其它留法学生一起回国。到上海后，兄弟俩认真探讨了国内外形势。陈毅先是回四川任《新蜀报》编辑，后又到北平中法大学学习，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国共两党已实现第一次合作。陈修和认定只有去参加孙中山在广东创办的黄埔军校，参加革命军，才有为国效力的机会。1925年，陈修和到了广东。在那里，经吴玉章介绍，考入了军校，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

第二年，陈修和与同在黄埔军校学习的陈孟熙一起到了武汉参加北伐。随后，陈毅也于1927年春来到武汉，兄弟三人又欢聚了。

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后的当年夏天，武汉也掀起反

共暗潮。陈毅决定去南昌参加起义。陈修和决定去上海。路过南京时，陈修和被蒋介石留下。以后，在他的一再要求下还是去了上海，并长期在上海兵工厂工作。1928年陈孟熙也到上海警备区任职。他们兄弟二人到了一起。

## 二

1929年的一天，陈修和正在家中看书，陈孟熙兴冲冲地推开了房门：“大哥！好消息！小弟来信了，他要来上海。”

“真的吗？”陈修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多么希望早点见到小弟陈毅啊！

“真的。”陈孟熙拿出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是从汕头乘香港船来，要我们去接呢！”

怎么接法呢？兄弟俩商量起来。当时，国民党正在出高赏缉拿陈毅，可陈毅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上海闯这虎穴。“我们一定要设法保护他。”陈修和知道陈毅是跟着毛泽东、朱德干大事业的。此次陈毅到上海来，定有要事。国民党不是悬赏缉拿共产党要人吗？正因为陈毅是共产党要人，就更要保护他。商量好一套完整的掩护方案后，陈修和化名王根生，陈孟熙化名王根新，在三马路新苏旅馆定下了房间。

接陈毅的那天上午，陈修和与陈孟熙都穿一身西服，来到码头。他们先走进头等舱，估计陈毅可能在这里。因为头等舱里坐的都是达官贵人，搜查也比较马虎。可是，找遍了头等舱，也不见陈毅的影子。他们正要到别的船舱去时，忽然听到有人喊他们的名字。这人一副工人打扮，饱经风霜的脸上透露出一股英俊。

“小弟！”陈修和快步迎上去，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双手。他

正是陈修和日日思念的陈毅。

兄弟三人亲亲热热，谈笑风生，大摇大摆地走过码头。就这样，陈毅平安到达上海，住进了哥哥早已安排好的旅馆，并立即向上海地下党发出了联络信号。

陈毅到上海的第三天，两个哥哥又去看他。三人正在闲聊，忽然进来两个中年男子。

“你们有事吗？”陈孟熙问。

“对不起，我们找错房间了。”说完，来人匆匆离去。

这二人是谁？全国解放以后，陈毅告诉陈修和，那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当他们看到陈毅与两个国民党军官在一起时，发生了误会。后来，陈毅再次发出联络信号，才与地下党接上头。

外面，风声紧，国民党悬赏缉拿陈毅；室内，情意长，兄弟们促膝长谈国事。他们谈论祖国的前途与命运，谈论人生的现实与理想……

有一天，陈毅告诉陈修和，他要和周恩来在此处作一次长谈，请陈修和设法掩护。陈修和立即决定由他和孟熙在外间下围棋，安排陈毅与周恩来在里间谈话。当时周恩来有些担心，他问陈毅：“你的哥哥可靠吗？”

“绝对可靠！”陈毅爽朗地笑着说，“放心吧！”

一天，陈修和突然接到国民党上海党部组织部长冷欣打来的电话，约请他和陈孟熙到三马路上的一家川菜馆——聚丰园吃饭。

“实在抱歉，我有个亲戚来上海看我。把他一人留在家里不大好。这聚丰园就不去了吧。”陈修和这样回答。他知道冷欣很狡猾，尽管他不一定知道陈毅此时正在上海，但不得不防。

“亲戚嘛，又不是外人，一同来好了。”想不到冷欣竟如此“好客”。

陈修和还想说什么，不料冷欣把电话挂上了。陈修和只好把这件事对陈毅讲了。陈毅听罢，爽朗地大笑起来：“既然他叫我一同去，那就去吧。怕啥子哩？我脑袋上又没写着共产党的字号。我还正想看看冷欣是个啥子模样呢！”

在聚丰园，冷欣大谈上海地下党如何如何厉害，要陈氏兄弟严加防范。陈修和点头说：“自然，自然。”他却为陈毅暗暗捏着一把汗。陈毅轻松自如，无事一样，还不时地插话，显得非常随便。冷欣竟也丝毫没有发现，在他的客桌上，竟然稳稳地坐着正在悬赏缉拿的共产党要人。

### 三

这次会面之后，陈修和与陈毅便分手了。一别多年，留给陈修和的只有一张发黄的兄弟合影照。作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陈毅，跟随毛泽东、朱德，举起了红旗和火把。陈修和则关心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在黑暗世间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

陈修和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到前线做过政治工作。不过，在更多的时间里，是搞他的专业——兵工技术工作。1932年，上海兵工厂内迁。陈修和被派往法国高等兵工学校学习。1936年回国后任兵工署专门委员兼兵工学院教官。抗日开始后，陈修和在越南、香港、昆明等处，任兵工署办事处处长。在越南时，他常和陈毅通信。陈毅告诉他，国民党部队及特工人员常与新四军发生摩擦，希望哥哥能帮助做做工作，促进国共密切合作，共同抗日。陈修和总是积极地做促

进工作。那时，陈修和在河内领事馆看到国内出版的画报上刊登了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的照片，非常兴奋。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修和代表中国政府到越南帮助胡志明主席调解越南内部矛盾。为此，受到胡志明主席的高度评价。

#### 四

星移斗转，时光如飞。陈修和与陈毅分别已达17年。1946年夏天，陈修和突然接到蒋介石的急电，命他速到南京，有要事相商。

“能有什么急事呢？”陈修和琢磨着：这些年来，蒋介石违背全中国人民利益，与人民为敌的丑恶嘴脸已经暴露无遗。日军投降后，他口口声声宣称要和平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可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不能被蒋介石利用。

蒋介石的言行确实是两回事。他这次电召陈修和，是在玩弄一个阴谋。原来，蒋介石听说陈修和是新四军军长陈毅的长兄，就想利用他们的兄弟关系，让陈修和去劝降陈毅，从而瓦解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陈修和见到蒋介石后，蒋介石先假惺惺地寒暄了几句，便转入了正题：

“听说你有个弟弟能文能武，非常能干！”

陈修和意识到他说的是陈毅，但故意把话岔开：“是啊，吾弟陈孟熙少将是很有前途的军人。”

“不，我是说那新四军军长陈毅。听说他也是你的弟弟？”蒋介石盯住陈修和，眼神中充斥着—丝—阴—光—。

“是的。我们在不同的战场上，共同抗日，目标是一致的。

以前是常通信的，只是‘皖南事变’后，失去了联系。”陈修和回答得非常从容，句句话软中带硬。

到底是蒋介石沉不住气了。他单刀直入：“我希望你能以党国为重，设法把陈毅拉过来。只要他愿意过来，我立即让他当山东省主席兼集团军总司令。”

陈修和希望早日实现国共和谈。他想，如果能利用这个机会，促进国共合作，岂不更好吗？于是，他说：“把陈毅拉过来，是不容易的。如果以国共合作为前提与他交谈，还是可以试一试的。”

“那么，你能不能给陈毅写封信？”

“还是我去一趟，当面谈为好。”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没有让陈修和去找陈毅。一来，从陈修和的言谈话语中，他已经明白想拉陈毅过来，是办不到的；二来，那样做，共产党会把他蒋介石瓦解新四军、破坏和谈的阴谋揭露出来。

就这样，蒋介石破坏和谈的这一阴谋破产了。

1946年冬，陈修和到沈阳组建第九十兵工厂并任总厂长。在这期间，他多次建议国共重新谈判，恢复合作，但终未奏效。沈阳解放前夕，蒋介石派邓文仪来到沈阳，通知陈修和速到南京担任兵工署长，并立即将兵工厂破坏掉，迁运走全部机器和技术人员。陈修和坚决拒绝了。他斩钉截铁地说：“兵工厂是中国的，而不是国民党的。无论如何不能毁掉！”

陈修和保护了兵工厂，迎来了沈阳解放。朱德总司令请他继续担任兵工厂总厂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陈修和在沈阳第九十兵工厂及东北各厂，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下，为全中国的解放，提供了充分的武器弹药，受到了朱总司令的表扬。

## 五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陈修和与陈毅各走各的路，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在事实面前，陈修和深刻地认识到弟弟选择的路是正确的。自己虽然是爱国的，一心渴望祖国兴盛，终究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眼看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目睹着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更加思念陈毅了。

正当陈修和反复思考，怎样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的时候，朱德总司令又给了他一项新的任务——去上海协助陈毅市长接收和安排国民党政权留下的科技人员。

1949年6月。上海。陈修和与陈毅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许久，许久……

啊！上海。20年前，就是在这里，他和陈毅分手，一别就是20个春秋啊！多少次睡梦中，他见到了亲爱的弟弟，可醒来仍是天各一方。

兄弟俩漫步在南京路上，长谈在黄浦江边。有多少话要说？太多了！此时此刻，只化作一句话：为新中国而奋斗。

## 尾 声

又是37年过去了。陈毅元帅早已仙逝，90岁高龄的陈修和先生一直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忘我地工作着。他说，他还要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再努一把力呢！

# 《武训画传》作者的遭遇

## (一)

公元 1986 年初冬。北京。

他从写字台旁站起来，摘掉老花镜，走到窗前，双眸凝视着远方，许久，许久……

36 年前，也是初冬，也在北京。那时，他刚刚将《武训画传》脱稿，交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万万想不到的是，时隔不到半年，他便因此而受到全国范围内深入广泛的、劈头盖顶的批判。以至，这种无休止的批判一下子延续了若干年。

提起他的名字，稍微上了一些岁数的人们大概还会记得。他，就是 1951 年与孙瑜、赵丹一起被多次点名批判过的《武训先生的传记》和《武训画传》编著者李士钊。

今年刚届古稀之年的李士钊是山东聊城人，与武训是同乡。幼年，他便常听老人们对武训的颂扬。上学后，他阅读了陶行知先生所编著的《平民千字课》。其中有一篇是介绍武训办学的，题为《乞丐办学堂》。武训的苦行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从那时起，他便下决心为家乡的这位长者立传。此后，他花了 20 多年的时间，搜集了大量资料，于 1948 年编出了《武训先生的传记》一书。这本书为孙瑜改编电影《武训传》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50 年，他又创作出了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武训画传》(文字部分)。

此时，李士钊陷入了深沉的回忆中……

## (二)

书，很快出版了。郭沫若题签，硬壳布面、图文并茂，很漂亮。时间是1951年1月1日。

李士钊收到了10本样书。他捧着书，一边翻阅、一边寻思着：该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看看。老人家们都爱书啊！他精心挑选了3本，分别包好，交给了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后来，齐燕铭告诉他，书送到了。毛主席的那本，送到了他家；周总理的那本，放到他办公桌上了。

李士钊笑了。不过，他笑早了。

4月的一天，《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封题为《为〈武训画传〉提意见》的读者来信。信中指出，这本书有问题。

在政治面前，搞科学、作学问的人，有时近乎于“幼稚”。李士钊恐怕就属于这个范畴。他不服。他认为，请历史学家谈谈见解才好。于是，他来到燕京大学的燕东园，叩开了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房门。翦先生同样不失“幼稚”，照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武训画传》提的那些意见能算事吗？依我看，首先要充分掌握资料；然后才能讲唯物史观；但不能反历史主义。本乎此三者，则无坚不可摧也。”说完，开怀大笑。

历史学家救不了人，尤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重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社论，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自此开始。

为武训作传，有什么错误，竟至如此兴师动众？李士钊

不明白，很多人都不明白。善良的人们不善于多想那些节外生枝的事。其实，真正心中有数的是她——江青。

江青为何对此大感兴趣？这里不妨介绍一点背景：

首先，江青是冲陶行知来的。30年代，江青与电影明星唐纳有过一段罗曼史。后来唐纳因婚变而自杀未成。为此，陶行知写信劝慰唐纳：“兰苹是属于兰苹的，唐纳也是属于你自己的。她是演员，不是燕子。燕子飞走，春天就又会飞回来了。她是演员，演过就算了。你为她而去死，我看不值得。你若为民族解放而牺牲，我赞成。”

为此，江青对陶先生怀有刻骨仇恨。而陶先生又是武训精神的推崇者。于是，江青借批武训，对陶先生出气来了。

其次，是冲着孙瑜和赵丹来的。这两位电影界人士，对江青的来龙去脉，颇为了解。整倒了孙、赵，不是又少了两个隐患吗？

第三，同乡者同心才能成事。不同心时，越是同乡，阻力越大。要杀一杀这类人的威风。同时，借此机会，在山东树她江青的旗，不是一举多得吗？至于说李士钊，在江青眼里，更是“五毒俱全”。这位“为武训作传而苦心经营20多年的聊城李氏”与江青同籍山东，了解她在山东的底细。后来又同在上海文艺界，也是隐患之一。同时，李士钊写《武训画传》是受陶先生生前嘱托。再加上受批判还不服，等等。自然是“重点照顾”的对象了。

### (三)

1951年6月。江青亲率调查组，来到了山东。

调查是带着框框的。这里仅举一例：

被调查者中，有个在清朝当过“藤甲兵”的人，名叫李汉帮，70多岁了，独居一处。当调查组到他家时，他正在看《三国演义》。一听说是调查武训，张口便说：“武训可是个好人啊！他一生吃苦耐劳，攒钱为穷孩子办义学。我见过他，也知道一些他的事……”

讲到这里，就不让他继续往下说了。到了晚上，村干部悄悄地找到他说：“武训挨批了，说话得留点神！”

第二天，他改口了：“我耳朵聋，听不懂你们的话。我什么也不知道。”以后，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据当时参加过调查组的司洛路、赵国璧介绍，江青早已把调子定好了，还有什么办法？

一个月后，江青授意并参与炮制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和全国的各大报上同时公开发表。武训的问题定案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为这样的人树碑立传，当然是弥天大罪。在《武训历史调查记》中14次点名的李士钊得到的“待遇”是：行政降级，改为编余人员。

李士钊仍不服。当年在四川，他讲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手里有张报纸，准能把江青驳得体无完肤。”

遗憾的是，他手中没有报纸。他手中也不可能有报纸。不久，他回到原籍山东。

#### (四)

5年后，山东济南。

1956年4月和6月，分别在山东省政协和山东省委宣传部召开的两次会议上，李士钊再度“大放厥词”。因此，问题升了级。尽管在会议的发言中，他没有点江青的名，但谁也